

李輝英編

抗戰文藝叢選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李輝英編

抗戰文藝叢選

(一)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

抗戰文藝叢選（十）

每冊實價國幣十八元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選者 李 輝 英

發行人 盧 德 安

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重慶分社

重慶民生路一〇九號

印刷所 國立四川造紙印刷職業

沙坪壩對河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序

隨著神聖的抗日戰爭的展開，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有了飛躍的變動與進步，這不僅作家羣脫離閉塞小的亭子間，參加了前後方的抗戰建國工作，就是文藝作品本身，也以新的姿態，寫全民抗戰號召，促抗戰建國宣傳，出現於這偉大的大時代里來了。這說明了抗戰之後，中國的作家們的生活，與從前有了絕然不同的轉變，而作品本身，也邁入了新的階段。在這樣的時代中所產生的文藝作品，是不容使之湮滅而應輯存成冊的。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一個目的。

其次，隨着抗日戰爭的軍事上的變動，中國的文藝界的活動，由於交通的困難、地域的限制，彼此之間常常是隔閡着的，在重慶能夠看到半年之後的上海書報，那已是幸運的了。自然，上海成了孤島，一切情形不難想像；單以我們的抗戰後方來論，各地文藝活動和書報的流通，也由於交通的阻塞大有問題。那麼，怎樣使散失各處的作品，集於一處，實在是一件須待着手的工作。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二個目的。

文藝是促成社會改進的動力，在抗戰中它又負起它本身的戰鬥任務，文藝在戰爭中成長，戰爭在文藝作品中留下烙印，這樣的文藝作品，無疑的是將來回顧文壇的紀程碑。同時我們又相信，所選作品，

是愛國作者噴盡心血的，絕非應付之類文字可比，這整個內容，即是中國在抗戰建國中的成長的側描。這裏面包含有敵人的各種殘暴和陰謀；軍隊在前方流血抗戰；後方民眾在出錢，流汗參加建國工作；中間也有無告的難民和喪心病狂的漢奸以及荒淫無恥的行屍……的描寫與暴露。有血與火的迸燒，哭與笑的交奏，賣命與享用……等等。這樣的文藝作品，何嘗不是將來抗戰史料編纂的最好的參考！這是編選本書的第三個目的。

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，以及各公私圖書館，用有限經濟力量，購置抗戰佳作，很難如願以償。本書所選，雖不敢稱盡善佳作，大致是不會使人失望的作品，用最低的價格，購置一部之藝術新軍之佳作選集，為敵抗戰中的文藝成果，是頗為經濟合算的事情。這是編選本書的第四個目的。

現在這本選集總算在諸多困難的條件下編成了，能力使我們只能作到這一點，有什麼缺憾只有請求各界的諒解和指正了。

借給我們參考書報，賣給我們參考書報（雖然化了三倍以上的價錢買來，難得原主忍痛割愛）的朋友們，我們由於他們的熱心幫助，是要在這裏致謝的。

作品太多了，原定五十萬字，現在超出六十萬，雖然每一作者不重選其作品，仍有好多作品需要不能選入，只好等待將來第二集編選時再加入了。

最後擇開一點：擬畫的作品，本還未選入，因為搜集材料過於困難，同時經過那方面已有類似本套的選集出版，自然在選取富地的文藝作品上是不會缺少的，故此略去這一角落，一方面避去了重複的選

款。

小說(上冊)目錄

序

(一一—三)

漸的一代

徐盈(一一—一六)

第七運

東平(一六—二九)

差半車麥梢

姚雪垠(二九—四七)

春天的郊野

艾蕪(四九—六九)

長子

歐陽山(七〇—九五)

歸來

李輝英(九六—一二一)

渦河的黃昏

王西彥(一二二—一三二)

防空——在「城寨加」的一角

沙汀(一三三—一四五)

總的破壞

劉白羽(一四七—一六八)

小說(下冊) 目錄

序	(一一—三)
血淚	碧野(一一—一三)
人同此心	老舍(一四—二六)
路	靳以(二七—四八)
支那傻子	荒煤(四九—六〇)
海的彼岸	舒羣(六一—七〇)
螺蛳谷	端木蕻良(七一—九四)
山下	蕭紅(九五—一二八)
陳國瑞先生的一羣	黃藥眠(一二九—一五〇)
慰勞	陳白塵(一五一—一五九)
橫渡	羅烽(一六〇—一七一)
誠實的小俘虜	草明(一七二—一八四)

546538 R

荒村之火

二

王平陵（一九四一年）

新的一代

徐 盈

招待所新買來的壁鐘洪亮地敲了一下。說聲「晚安」，劉招待主任走向自己的房間來。

「再打個呵」，他打了個哈欠說道：「打個長途電話，問一問西面來的新汽車到了那一站啦」。

勤勤兵疲憊地向着劉主任行了一個敬禮，側身出去又小心地把門關上，還是怕那門外的黃色宇宙擠了進來。可是窗外的風吼聲，激盪得滿屋的黃塵在電燈下跳躍着，望見劉主任不禁又打了兩個噴嚏。

「說不定呵」，他走向玻璃窗前，向模糊的窗外遙望着，「也許風大，在半路上拋錨了」。

黃土的高原上，西北風颳了一天了，塵土不時沙沙地洗刷着玻璃。招待所的歐化小洋樓，埋在滿天大霧似的黃風裏，到處都披上一重金色的外衣。晴空上孤懸着一輪慘白色的月亮，照耀着沙土中的石英，反映出輝煌的光彩。小洋樓的燈火，在靜穆的地表上孤出來一重模糊的廢影。

他懶倦地又離開公事桌前，躬下身，撥弄一下銅盆裏的炭火，金白色的灰粉中逐漸剝露出猩紅色的火核。他雙手撫摩着自己馬臉似的多皺褶的長鬚，疲倦中却含着無限的興奮，特別是對於那已經被勤務兵展開的床鋪，望一眼過去，好像有多少食糧似的。他伏在公事桌上，戴上老花的鐵邊小眼鏡，振作起精神來，嘴角上一絲微笑，手顫顫地寫着秘書長的報告：

「第一批西來軍火車遲至夜十時方才到省，招待事宜一切妥當，即請安為轉達。」明晨有暇來所指導，是所至禱。……」

正當他把這封信嚴密黏封起來的時候，勤務兵連門進來，帶進了一陣冷風和土氣，大聲地說：

「報告主任：電話叫不通，好像是線斷了」。

「線斷了呵」，劉主任重複了一句，多皺褶的臉上的高興消失了，小眼鏡中間的小眼睛，吃力地睜着，好像那批汽車本是已經到了眼前，可是現在又突然地遠了。他把手裏的信交給勤務兵，吩咐道：

「係生呵——先把這信叫交通兵趕快送到省政府！」

勤務兵走到門邊了，又後喊住腳步。

「再打個呵」，一邊打哈欠一邊說：「打傳電話問問運輸處，看看他們那邊有沒有消息，快去！」

風仍然颳得很響，室內却極安靜，劉主任聽到自己的心裏發着興奮的跳躍聲。他相信，只要知道這個消息的人，對於這次的第一批外援軍火車的到來，都要感到非凡的激動。民國二十一年，他便被派到那個最寒冷而又最有熱情的國家去求學。近二十年來，他始終是留在邊疆上作些外交上的事情。二十年來，兩國的變化太大了，……但是大時代的到來，變動的迅速令人不敢相信，尤其不敢相信的是兩大國家歷史翻新，他也成為創造這個歷史新頁的一員。過去，他招待了不少來來去去的代表，如今，又是第一批

的軍火車子的來到。

慢慢地，他沉醉在自己的回憶中，他想起了西伯利亞的被雪的森林，一串結了冰的凍箱，寬大的臥床，莫斯科的寒冷，紅馬的石頭，民族博覽會的伊犁，以及後來每天開門出去，便看到那雪白耀目的天山。戈壁、沙漠、皮手滿身像野獸似的人羣，慢慢地一切新的事業像山崗一樣地屹立着。到處起了「快樂的人們」的歌聲——

「我們要開闢那極北的天地，

用全力改造起死的洪荒；

我們能創造人類的幸福，

那才是燦爛的無上榮光。……」

風聲是音樂的拍子，使他點着頭在幻境裏游往了許久，一陣敲門聲他才驚醒過來。招待所的勤務員推開門，同時他還聽到了勤務兵用着全力在打電話，拼命地搖，拼命地喊，同時，電話鈴聲還在開敲作響。

「主任」，勤務員報告道：「我跑了一天，紅柿子和啤酒都是沒有辦法的，只有問問航空公司……」
「好的」，劉主任又撫摸着長馬臉道：「爲了外賓，我們沒有辦法中要找辦法，現在不是大革命時

時候，人家來了沒有紅柿子吃，……」

「主席手諭說：紀念十月革命，七號觀看就對。……」

「你去罷。……」劉主任動着眼睛半思索的說：「我有辦法……。」

這裏雖是沙漠裏的一片綠洲，但是綠洲裏的一切都要靠着外面來供給的。這是一一個山城，四週的山都是精光的沒有被蓋，不必說樹木，連根草也沒有。來到這裏最痛苦的，就是一個過去的外交官來主持頭緒紛繁的職務，使他感到了一些難於應付的痛苦。但是，他克制着了，他不承認自己的衰老，要打起精神作得各方面都完美。至少飲食上更不有絲毫吝嗇。

風呼呼地響着，黃沙仍在刷洗着玻璃窗，勤務員出去又把勤務兵迎進來。那勤務兵雖在入冬天氣，還氣得滿臉通紅，額上有汗珠子掛着。

「報告主任」，他喊：「運輸處連個鬼毛都沒有。……」

「沒有呵」，劉主任常習慣地先說半句話。「沒有問問毛主任在公館嗎？」

「公館處裏都沒有找到。方才西安來到一批車，也是沒有找到毛主任。……」

劉主任聽了叫勤務兵出去，自己心裏罵道「哼，官僚到底是官僚」。他們本來是同時到那個最寒冷最有熱情的國家裏去學習的，毛在那年青時候就有了遲鈍的氣質。到現在，劉已經五十歲了，但是他

不眠。他是不該經過他應當盡的責任。爲了有了這個「招待」的職務，他用了全部精力在工作，從和最爲代表的應酬，直到湯菜中的紅柿子。每逢聽到別人的怠工，總要引起他的憤慨，特別是今天的期待，他是這樣興奮，而別人的冷淡，只有使他狂怒了。

他更爲這一批在途中的軍火汽車担心起來：莫非是迷了路？要不就是留在一個地方避風了。第一次長途跋涉的友人不至於有什麼危險罷？回國軍隊已經特別關照過，而且路上還特設了招待分站。可是爲什麼分站一個電話也不打過來呢？都是風，線壞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修好？

勤務兵又攜着風沙進來送一個省政府的祕件，那是祕書長親自親筆回信，看了幾句，他便又興奮，點頭朗誦：

「……長途跋涉實爲破天荒之第一次，友邦情殷，企盼吾兄妥爲招待。……對呀對呀！」

從中央亞細亞過來，這是一個長途跋涉，最艱難的是八天的荒漠，車上要裝着八天的糧和水，他們帶來雖是些有限的彈藥，然而更感謝的是無限的兄弟間的崇高熱情。

夜深了，風聲彷彿更響，門窗都擋不着黃塵的飛進來，電燈光像是埋在塵土中似的，黃土高原本是這樣吹來的。展開了臥牀鋪對於他的誘惑更形增加，使他又連接着在打呵欠。

「說不定呵」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准是在半路上拋了錨」。

一看手錶，差三十分十一點，他決定十二點繼續睡覺了。炭盆裏加上幾塊新炭，正在銀白的灰裏爆裂作響。

「零零零……」

風聲中，突然很清晰地聽到電話鈴聲，這是希望的鈴聲，使他大加振作，他搶步跑出去聽消息。

勤務兵已把耳機子拿在手裏，一面聽一面說：

「報告主任，這是十二點的電話！」

「喂！永登嗎？」劉主任猶過去大聲問：「怎麼……車子過來了，……什麼，八點就過來了，……電話壞了……車子沒見呵！……好，我這裏去接，……一定，一定……」

他放下耳機子便匆忙而又興奮地吩咐，似乎已經忘了把「呵」字拉得很長了，「快替我叫運轎處來部車子，越快越好，越好，……」

十一點半鐘過了，車子沒來，是一輛運貨的卡車。

「什麼都是慢慢的」，他咕嚕着上了車，和司機生在一起，「沒有組織，沒有訓練，什麼都是慢慢的。……」

這輛汽車衝破了風吼，向黑暗中駛去。

每天都是這樣的，在一聲命令下，號兵吹着號，萬里跋涉來的二十輛汽車陸續地停住了。曠野上風聲之外，頓時有了人聲。

天空上懸着個圓圓的白光，好像太陽，却是月亮。像是月亮埋在沙窩裏，透出來的是失了光芒的明斑。在這點微弱的光線下，他們趕路到古城，左旋右轉，希望找到黃河，可是黃河終於沒有找到，依地閣上看來，這地方的名字應當叫做黑城堡。但這裏到底是不是黑城堡，却沒有一個人敢確定，他們迷路了。

領頭的车子停着時，隊長首先跳下車來，他以有着穿行戈壁沙漠經驗的眼睛四面打量一下，然後拍打着滿身的沙土，走上了一個倒塌了的土堡。他屹立在那沙中，讓塵土沙沙地磨着遮風眼鏡。方正的面孔上，掛着一絲和藹的微笑。

從西面來，未幾以下是一片平壤，甘新大道的痕跡隱隱地現，左公柳成爲奇跡似的，偶然有一株兩株。大雪山，藏在黃霧後面，依稀有一點雄影，公路裏面留着深陷的大車轍，有時不小心，公路會把汽車轆進了無底的白溝。他們希望看到「水」，可是一連過了幾條都是乾河床，卵石露着白白的萎縮的陽光。

「水呵——前面也許就是水啊」，每一人的心裏都在企望着。

但是現在停祭的地方，風應得噤着人的呼吸，看不到一滴水，却遙望着有一縷蜿蜒的頤古城垣，像是斷了節的蜈蚣，幾個舊日的土堡，裏面留着過路人堆起的土灶。另外一個角落裏似乎有幾株樹，說不定那裏會有人烟，可是他們一羣人都沒有想到去拜訪。一路上，除了招待站外，他們從沒有撞過老百姓。

二十輛汽車的汽缸永却是沸騰着，黃霧中鹽出一朵朵白雲，別有神采。每輛車上的兩盞燈猶如牛眼睛，前車照着後車，車上的重載飽得猶如蝦蟆肚皮。當車像凍僵似地立定時，司機人分別走下車，首先是給車頭上披上了長毛老羊皮的外衣，以後再紛紛跑着步，活動一下自己的腿腳，逐漸地向那隊長在站着的土堡集中。

風還是一點也沒有減小，一陣狂飆似的塵土奔騰過去，又起了連串的小旋風，在這片漠壤上打轉。一羣交通兵背着風站成了整齊的行列，聽着狂風把隊長的話吹得忽高忽低，用着遮風眼鏡看隊長在黃霧裏面，披着黃土外衣宛如一個黃土的人型。

曠野上，風聲之外，又沒有了喧嘩聲。只有隊長在發令，他指出在黑暗狂風中想趕快進省是錯誤的計劃，爲了完成這次使命，必需要在太陽下面進城，鄭重的進城，清楚的地點，那時候，全部的重任才